

當代道教義理體系構建研究

道教義理的核心價值及當代弘揚路徑芻議

陸生耀；張明靖**

提 要：道教作為中國本土宗教，以「仙道貴生」「上善若水」「長生久視」為核心價值命題，分別構建社會關懷、倫理實踐與生命超越的理論框架。「仙道貴生」強調修持與濟世統一；「上善若水」發展為獨特處世倫理；「長生久視」通過內丹學實現生命超越。面對當代傳承困境，道教義理的現代轉化需以文獻整理為基礎，結合跨學科方法啟動經典內涵，通過宮觀實踐將義理融入生態保護、公益慈善等行動。依據中國道教協會相關文件精神，當代道教應構建經典研習與實務實踐人才相結合的培養模式，運用數位化拓展傳播；同時，以天人合一等理念參與文明對話，在堅守傳統內核的前提下，實現與當代社會的有機銜接，為傳統文化轉化提供範例。

關 鍵 字：道教義理；當代道教；宗教中國化

一、當代道教義理的困境與挑戰

在宗教中國化戰略指引下，道教的發展需要與時代同頻共振。正如張志剛教授所指出的那樣，經過近些年日漸深化的學術研討，我國道教研究專家已形成理論共識，堅持道教中國化方向的根本舉措即在於，與祖國和時代同頻共振，建設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教教義思想體系。^①

從機遇層面來看，隨著現代社會對傳統文化重視程度的不斷提升，人們在追求物質文明的同時，更加渴望從傳統文化中獲取精神養分，這為道教義理的傳播與應用帶來了更為廣闊的空間。另外，科技的迅猛發展為道教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新的平臺與手段，借助互聯網、新媒體等，道教義理能夠以更加便捷、生動的方式走近大眾。然而，挑戰也不容小覷。現代社會快節奏的生活方式以及多元文化的強烈衝擊，使得道教義理在傳承過程中面臨著受眾理解困難、傳承人才匱乏等問題。如何在堅守傳統的基礎上，對道教義理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，使其更好地融入現代社會，成為道教界和學術界共同關注的焦點。

道教實現現代轉化需要通過具體路徑來落實。道教需以「仙道貴生」「上善若水」等核心義理為根基，既堅守「貴生愛物」「天人合一」的傳統價值，又通過系統整理典籍文獻以深挖義理精髓，依託宮觀陣地開展生態保護、養生實踐等生活化詮釋，培育兼具經典素養與時代視野的人才隊伍，讓古老智慧通過可感可行的方式融入現代生活，在傳承中服務社會，在創新中煥發活力，實

** 作者簡介：陸生耀，男，山西晉中人，現為海南省第七屆政協委員，中國道教協會理事，海南省道教協會副會長，武義縣道教協會會長，研究方向為：道教音樂、道教中國化；張明靖，男，吉林白山人，現為中國道教學院碩士研究生，研究方向為：道教藝術。

① 張志剛：〈試論道教義理的現代建構——「道教研究中國化」的學術史思考〉，《世界宗教文化》2025 年第 1 期，第 1 頁。

現傳統義理與當代社會的自然銜接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道教義理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據重要地位，與民族發展緊密相連。魯迅先生認為，道教是維繫民族團結的重要文化力量，其教義「以柔弱，勝剛強，雌守待時」是亂世爭存的大智；同時，道教作為本土宗教，承擔著抵抗外來宗教文化侵略的重任，是一套內外皆治、身國皆顧、體系完備的思想。這與陳櫻寧等學者的觀點不謀而合，都強調了道教義理對於民族和國家的重要意義，也從側面印證了推動道教義理現代轉化、使其更好服務當代社會的必要性與價值。^①

二、道教義理的核心價值內涵

（一）濟度觀：「仙道貴生，無量度人」的社會關懷

道教義理的核心在於——「仙道貴生，無量度人」，其首見於東晉時期的《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》，然思想根基可追溯至漢代《太平經》「人最善者，莫若常欲樂生」的生命觀^②，歷經南北朝玄學學派的義理化闡釋，至唐代形成完整的教義體系，成為道教區別於其他宗教的精神標識。

「仙道貴生」的本質是對「道」之生生不息本性的體認。道教視生命為道炁所化的最高存在形態，《洞真太上說智慧消魔真經》強調「一切含炁，同少異多，多無軼數，少極乎一」^③，賦予生命本體論層面的神聖性。這一理念表示，道教並非單純關懷肉體，而是指向本體的「炁化」生命境界。漢代《太平經》主張「樂生」，唐代司馬承禎《坐忘論》提出「夫欲修道成真，先去邪僻之行，外事都絕，無以幹心，然後端坐，內觀正覺」^④，將生命品質的提升界定為「心與道冥」的精神超越。歷史上，道教對生命的敬重既體現為孫思邈《千金方》「人命至重」的醫學倫理，也落實於內丹術「性命雙修」的修持體系，通過「煉精化氣、煉氣化神」，追求生命與道的合一，使貴生超越生理養護，昇華為對生命本質的終極體證。

道教義理的無量度人之觀念，以「道炁彌羅，周遍十方」的宇宙觀為根基，《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》釋「無量」為「道炁無窮，故能普度」^⑤，強調救度的無限性與無差別性。道教的「度人」遵循「自度度人」的辯證邏輯，《度人上品妙經注》明言「非惟度己，雖天地君臣民庶皆可兼濟，方為道備，乃顯度人之普」^⑥，要求修道者通過「正己化人」實現「內以治身，外以濟世」。這種救度哲學既不同於亞伯拉罕宗教的「救世主」崇拜，也有別於佛教「涅槃寂靜」的解脫取向，而是在「生道合一」的現世實踐中追求生命境界的昇華。從歷史實踐看，宋代神霄派「內煉成丹，外用成法」、元代全真道「立觀度人」設粥院、明清武當山道士施茶舍藥，均將「度人」落實為具體的濟世行動；甚至在道教齋醮儀式中，高功亦通過「自度」修證達成對「幽魂苦爽」的超度，體現

① 伍金霞：〈病與藥：魯迅、陳櫻寧道教觀歧異與民族精神建構〉，《安慶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24年第2期，第29頁。

② 《太平經》卷四十，張繼禹主編：《中華道藏》，北京：華夏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7冊，第28頁。本文所引《道藏》皆為此版本，故下文不再對編者、出版地、出版社、出版年做說明。

③ 此引文出自《洞真太上說智慧消魔真經》，《中華道藏》，第2冊，第468頁。

④ 〈唐〉司馬承禎《坐忘論》，《中華道藏》，第26冊，第34頁。

⑤ 此引文出自《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》，《中華道藏》，第3冊，第353頁。

⑥ 此引文出自《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注》，《中華道藏》，第3冊，第353頁。

了救度行為中自我修持與利他精神的統一。

「仙道貴生，無量度人」的核心特質在於現世性、實踐性與辯證性，既肯定現實生命的價值，又追求超越性的精神昇華；既強調個體修持的必要性，又將慈悲濟世視為修證的必然延伸。這種「自度度人」「貴生愛物」的濟度觀，是構建了道教獨特的生命倫理與社會關懷的核心所在。

（二）道德觀：「上善若水，水利萬物而不爭」的處世精神

作為道教道德觀的核心命題，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」源自《道德經》第八章^①，老子以水為喻闡釋「道」的本質：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」，將「柔弱處下、利物不爭」確立為趨近於「道」的最高道德準則。老子對「水」的理解充分地詮釋了道教「以水喻德」的道德基調。

東漢《太平經》首次將水德與天地生養之道相貫通，提出「夫水，乃地之血脈，五行之精也」^②，視水為萬物滋生的根本，進而要求修道者「心當隨善成人」，將老子的自然哲學昇華為具體的道德規範。南北朝時期，道教戒律體系大量融入水德精神，《老君說一百八十戒》明確禁止「嫉妒勝己」「輕言勝負」，強調「常行柔和，忍辱不爭」，使「不爭之德」成為可操作的行為準則^③。唐代杜光庭為前期實踐注入哲學思辨的深度。他在《道德真經廣聖義》中提出：「道亦為一，即無一之一；水亦為一，即有一之一也。無一之一為道之體，有一之一為道之用。」^④他將水德提升至「道用」層面，即道作為「無一之體」是宇宙本源，水作為「有一之用」則是道「生生不息」的具象化顯現。正如水「潤澤萬物而不矜」的特性，恰是道「生而不有」的外在彰顯，從而構建起「體用不二」的道德哲學。宋代張伯端在《悟真篇》中以「陽裏陰精質不剛，獨修一物轉羸尪」揭示水德辯證本質，將道教道德觀中「柔弱處下」「不爭之德」的理念，融入陰陽調和的內丹修煉體系。他借「龍虎交媾」喻陰陽相濟，以「坎離顛倒」闡釋「靜動相生」，使不爭的精神昇華為深諳陰陽之道的主動調適，將水德從外在的道德規範，轉化為內在生命實踐的智慧。金元時期，丘處機西行勸誡成吉思汗「止殺保民」，將水德哲學從個體修持拓展為以柔化剛的政治倫理，展現道教道德觀對社會治理的介入。明清以降，水依然是道教齋醮科儀中重要的部分，在各種儀軌中「請水」、「醮謝龍王」都是開壇與圓滿的重要節次^⑤。科儀發展直至當代，經懺道士仍遵循「取水半瓢，還泉三炷」的古訓，將用水行為昇華為「取予有度」、「解穢除醜」的宗教語言。

道教上善若水的道德觀在歷史演進中形成三大特殊精神：其一，辯證性，以「柔弱勝剛強」的智慧揭示「不爭之爭」的生存哲理，區別於儒家的剛健進取，強調在謙下處守中積蓄力量；其二，流動性，水「隨物賦形」的特性演化為與時俱化的倫理觀，拒絕固態教條，注重結合時代語境靈活實踐，如從古代賑濟到現代公益的適應性轉化；其三，共生性，由「善利萬物」推导出「齊同慈愛，異骨成親」的普世關懷，構建起自利利他的道德閉環。在現代社會競爭加劇、人際關係複雜的背景

①（魏）王弼注，樓宇烈校釋：《老子道德經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第22頁。

②《太平經》卷九十二，參見《中華道藏》，第7冊，第116頁。

③此引文出《老君說一百八十戒》，底本出處敦煌P.4731+P.4562號殘抄本。參校本：《雲笈七籤》卷三十九。

④（唐）杜光庭《道德真經廣聖義》，《中華道藏》，第9冊，第558頁。

⑤王永山編著：《全真科法》，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22年。

下，這種「處下而能包容，柔弱而能堅韌」的水德智慧，既為個體提供了化解焦慮的心靈路徑，也為群體共生提供了超越零和博弈的倫理範式，正如水之「海納百川」。

（三）生命觀：「長生久視」的終極超越

道教生命觀以「長生久視」為核心追求，其義理根源可追溯至《道德經》「是謂深根固柢，長生久視之道」（河上公注：「人能保身中之道，使精氣不勞，五神不苦，則可以長久」^①），形成「既重現世生命，又求超越局限」的獨特取向。這一理念經道教的系統化闡釋，至金元全真道時期內丹學中達成理論昇華，構建了「性命雙修」「自度度人」的生命哲學體系。在這一體系中，長生並非單純追求肉體永生，而是通過修命與修性的統一，實現「形神俱妙，與道合真」的境界。

葛洪在《抱朴子》中強調「篤而論之，求長生者，正惜今日之所欲耳」^②，指出對現世生命的珍視是超越的前提；唐代司馬承禎《天隱子》提出「漸修至道」，將生命超越分為齋戒、安處、存想、坐忘、神解五階，凸顯修持的漸進性與現世性^③。至王重陽創全真道，在《重陽立教十五論》裏，提出「性者神也，命者氣也。性若見命，如禽得風，飄飄輕舉，省力易成」^④，點明「性」為精神、神性的體現，是人本質所在，「命」則是氣的凝聚，為生命的基石，二者相互依存、影響。其主張性命雙修，且先性後命，把傳統道教重肉體成仙，轉變為對精神與心性的修煉，追求「全真而仙」，即通過內心的澄淨、德行的積累，達至與道合一的境界。

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有體系的歷史傳統文化，都為建構自己有關生命之學的理論，傾注了大量的精力。道教在探討生命之學方面，更可說是情有獨鍾，奉道者中熱心煉養之士，滿懷神仙可學、神仙可成的宗趣、信念與激情，打破「有生必有死」的理念，勇敢地嘗試、體驗、開創實現長生久視的方技與理論。^⑤兩千多年來，道教積累的經籍中，有大量的卷帙記載著煉養士們的業績和成就。他們以神仙家的旨趣為中心，攝取先秦兩漢道家、陰陽五行家、醫藥家、冶煉家、儒家關涉生命之學的思想與方術資源，營構、整合、開創了道教一體化的養生學，亦即成就了以生道合一、形神合同、動靜結合、精氣神三者相運化為主幹的長生之道。它的思路、理念、語言、方法、眾術，既具得道成仙的幻彩，同時亦彰顯我國古代神秘主義哲學思想的斑斕之光。可以說，它既促進了我國諸子百家與生命科學相關資料的整合，同時也促進了我國傳統生命科學的進化發展，亦即為生命之學提供了新的線索。其內涵，可以說從人體的原始形態，延展到人與道的關切，羅織了從形神合同到生道合一、長生久視的系統理論與方術。^⑥

是以，道教生命觀的特殊精神，在於「即世而超世」的實踐辯證性：一方面肯定現世生命的價值，如《西升經》「形神合同，故能長久」強調肉體與精神的統一；另一方面通過濟世度人的實踐實現生命境界的昇華。相較於佛教「涅槃寂靜」的出世解脫與儒家「未知生焉知死」的現世關懷，

①（漢）河上公注：《道德經》，《中華道藏》，第9冊，第127頁。

②（東晉）葛洪著：《抱朴子》卷三，《中華道藏》，第25冊，第1頁。

③（唐）司馬承禎著：《天隱子》，《中華道藏》，第26冊，第35頁。

④（金）王重陽著：《重陽立教十五論》，《中華道藏》，第26冊，第271頁。

⑤李養正：〈道教義理之學的特徵與亮點〉，《理論》2011年7月，第42頁。

⑥同上注。

道教生命觀呈現三重特質：其一，現世超越性，主張在現實生命中通過修持達成與道合真，而非脫離人間；其二，身心統一性，內丹術「煉精化氣、煉氣化神」的實踐體系，將生理調節與心理超越融為一體；其三，個體與群體的關聯性，自度度人的倫理邏輯要求修道者在完善自我的同時兼濟天下，如《太平經》「自愛自好，不妄言笑，可為長寶」與「樂生濟世，救人危困」的統一。

正如詹石窗教授所言，在道教的生命觀中，道法自然、長生久視和陰陽調和中蘊含著豐富的生命智慧。它們教導信仰者尊重自然、珍惜生命、追求和諧，為實現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提供了寶貴的啟示和指導。同時，這些思想也體現了道教文化的獨特魅力和深遠影響，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文化遺產和精神財富。^①這種生命觀在當代的價值，在於提供了超越「生存焦慮」與「虛無主義」的第三條路徑：既非沉迷物質享樂，亦非否定現世生命，而是通過「惜生修德」的實踐，在關愛自身與服務他者中實現生命的永恆性。由此可見，道教生命觀的核心，是在現世生命中體認道的永恆，使每一個當下的修持與善行，都成為通向長生久視的階梯，最終達成「身安而道隆」的生命圓滿。

三、當代道教義理的弘揚路徑

（一）組織進行相關文獻的整理

道教義理的傳承與弘揚，首重核心文獻的系統整理與現代轉化。作為承載「仙道貴生」「道法自然」等核心觀念的載體，道教典籍既是歷史傳承的「道脈密碼」，也是面向現代社會的「智慧橋樑」。唯有通過體系化的整理與精準闡釋，才能讓現今深藏經閣的道教義理走出文本，成為大眾可觸及的文化資源。

具體實踐需以「守本開新」為原則。回歸傳統目錄體系，構建「經-傳-用」整理框架：以三洞四輔為綱（洞真、洞玄、洞神，太清、太平、太玄、正一），系統梳理《道藏》及「藏外道書」，如整理《度人經》時，兼收敦煌殘卷、宋明刻本、宮觀藏本及道士口傳注疏，展現同一經典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詮釋層累；整理《陰符經》時，匯輯李筌注、蹇昌辰解及龍門派秘傳講義，還原「天人相盜」「觀天執天」等理念的修持脈絡。這種方法既遵循道門「閱藏知津」的傳統，又引入現代文獻學規範，使碎片化的文獻回歸經教體系，為義理研究提供扎實的文本基礎。

推動古今語言轉化，兼顧學術性與通俗性。針對經典文本的古奧表述，一方面開展學術化整理，如校勘異文、注釋術語（如釋「道炁」為「道之能量化現」），為研究者提供可靠底本；另一方面進行通俗化轉譯，將《道德經》「鑿戶牖以為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」^②等命題，結合現代語境闡釋為「超越物質層面的『有無辯證』，本質是對個體『有為』與『無為』的修持平衡」，糾正如賴特將「有無」簡化為空間設計的單向度解讀，還原老子「有之以利，無之以用」^③的哲學深度。同時，借助數位化手段建立「道教義理文獻資料庫」，分類標注核心觀念（如「貴生」「度人」）的經典出處與歷代闡釋，方便公眾檢索。

① 詹石窗：〈道教洞天福地的生命哲學理趣與符號象徵〉，《世界宗教文化》2025年第2期，第94頁。

② （魏）王弼注，樓宇烈校釋：《老子道德經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第29頁。

③ 同上注。

在此過程中，需警惕兩種傾向：其一，避免為整理而整理的純學術化傾向，強調「整理一體證—弘傳」的統一，如整理內丹文獻時，結合修道者的實修體驗破譯「三關九竅」等隱語，避免淪為概念遊戲；其二，防止過度簡化義理內核，在通俗化傳播中堅守「道」的本體論根基，如闡釋「無為」時，須闡明其「不妄為而善為」的辯證性，而非等同於「不作為」。唯有以嚴謹的文獻整理築牢根基，以恰當的現代轉化架起橋樑，才能讓「道」的智慧既保持傳統莊嚴性，又具備時代親和力，為義理弘揚奠定可信賴的文本基礎與闡釋框架。

（二）積極開展道教義理研究工作

在完成核心文獻的系統整理與現代轉譯後，深入開展道教義理研究成為啟動傳統智慧的關鍵環節。道教義理猶如一座蘊藏豐富的精神礦藏，既需要以現代學術工具勘探其哲學深度，更需結合宗教實踐體悟其修持精髓，方能使「仙道貴生」「道法自然」等理念從文本走向生活，從歷史照進現實。

對於不同時代的道教信徒來說，由於社會的發展，科技的進步，人對自身、社會、世界的認識不斷提高，道教信徒需要用道教教義去處理自己與他人、自己與社會各種關係，也就對道教教義提出了新的要求。在當代社會中，由於精神文明、物質文明的巨大發展，人們的生活品質有了很大的提高，人們的生活也變得豐富多彩。^①同時，各種新事物的出現，也使社會中的每一個人也要面對更多的問題，我們的信徒作為這樣一個社會中的一分子，同樣也要面對這樣的問題。如：邪教、恐怖主義、核戰爭、毒品等的出現，都使我們的信徒必須面對，並且按照自己的信仰給予解釋，得到正確的答案，明確自己正確的態度。同時，挖掘、發展道教的教義思想來幫助信教群眾正確地處理在工作、生活、交際中碰到的各種關係，引導我們的信徒趨利避害，才能體現道教在信徒中的教化功能。^②

研究工作需以「雙向深耕」為路徑：其一，跨學科視野下的義理挖掘，借助哲學、宗教學、社會學等現代學術方法，對「齊同慈愛」「性命雙修」等核心範疇進行多維闡釋。例如，從倫理學角度解析上善若水的「弱德倫理」，揭示其對現代社會緩解競爭焦慮、構建包容關係的啟示；從生態哲學視角重構「天人合一」，將其轉化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理論資源。這種跨學科研究並非強行嫁接，而是如魏伯陽以《周易》釋丹道般，尋找傳統義理與現代學科的內在共鳴，為道的智慧注入新的詮釋維度。其二，實踐導向的體證研究。道教義理的獨特性在於知行合一，所有經典最終指向修持實踐。王重陽性命雙修的教誨啟示，現代研究須打破「學術」與「修持」的隔閡，研究者不僅要精通文獻考據，更需通過內丹、存思、齋醮等宗教經驗，體證「三關九竅」「五行生克」的真實意涵，如解讀《陰符經》「心生於物，死於物，機在目」^③時，結合內觀體驗可發現，其本質是對注意力調控與生命能量轉化的修持指南，而非單純的哲學命題。這種學修並進的研究範式，能破解經典中大量隱語密訣，避免義理淪為脫離實踐的概念遊戲。

① 李紀：〈「以人為本」構建當代道教教義〉，《道教論壇》2003年5月，第11頁。

② 同上注。

③ 《黃帝陰符經》，《中華道藏》，第15冊，第695頁。

尤為重要的是，需構建「學者—道士」協同研究機制，如鼓勵學院派學者以參與者身份深入宮觀體驗修持，支持道士以「詮釋者」角色參與學術對話，如共同批註《悟真篇》時，學者可解析文本流變，道士則分享丹道實踐中的體證，使客觀分析與主觀體證形成互補。這種融合恰合《莊子》「兩行之道」——既保持學術的嚴謹性，又守護宗教體驗的本真性，最終催生兼具傳統深度與時代活力的研究成果。

從文獻整理到義理研究，本質是「從文本到心性，從歷史到當下」的意義重構。唯有讓道的智慧在學術思辨中明晰其現代價值，在修持實踐中保持其生命體驗，才能使道教義理不僅成為被研究的傳統文化，更轉化為可踐行的當代智慧，為解決現代性困境提供真正的中國方案。

（三）基於規劃綱要的宮觀實踐創新

《深入推進我國道教中國化五年工作規劃綱要（2023—2027年）》為道教義理實踐清晰錨定方向，明確了道教在當代社會傳承與發展的核心路徑，其著重指出：「因應時代發展，契合社會進步，秉持包容、創新的態度，充分挖掘道教在哲學思想、文化藝術、生態環保、醫藥養生等方面的獨特優勢，找準道教與當代社會適應的路徑，不斷弘揚道教優秀傳統文化。」^①宮觀作為道教與社會連接的關鍵樞紐，是道教義理傳播與實踐的前沿陣地。《綱要》強調，道教義理不能僅停留在典籍研究與理論層面，而要依託宮觀這一「活態道場」，將「仙道貴生」「道法自然」等核心義理融入宮觀的日常運作中。從晨鐘暮鼓的修行節奏，到建築佈局所蘊含的文化寓意，再到宮觀人員待人接物的行為準則，都應成為義理的生動注腳，使信眾在潛移默化中感受道教義理的魅力與生命力。

在構建分層學習體系方面，宮觀應針對不同層次的信眾與修行者開展差異化教育。對於廣大信眾居士，通過公益講堂講述道教歷史、起源以及宇宙觀等基礎知識，幫助他們初步建立對「道」的認知；面對初入道門的青年同修，組織對《道德經》《度人經》《本際經》等重要經典的深入研讀，並結合學術研究活動，提升其學術水準，深化對道教義理哲學內涵的理解，延續道教義理學的研究傳承；對於修行多年的同修及前輩，則宣導「以心印心」的傳統傳承方式，以自然之性滋養後學，樹立新時代的學術標杆，確保道教義理在傳承中不失本真。

當代道教宮觀對道教義理的傳承與創新中，應注意兩大要點：其一，宮觀作為傳統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，要堅守千年道教的精神內核，同時積極探尋與當代社會對話的創新方式。利用宮觀的信仰氛圍與文化資源，打造如信眾穿越山林抵達山門、觸摸碑廊勸善格言、參與節氣茶會聆聽道經解讀等沉浸式體驗場景，讓宮觀的一磚一瓦、一音一韻都成為道教義理傳播的無聲媒介，以文化滲透的方式引發信眾對「道德」「法身」「三寶」「三洞」「七部」「兩半」「道性」「位業」「三一」「自然」「因果」等義理的深度共鳴^②。其二，完善的制度保障是宮觀各項活動順利開展的基石。在

① 中國道教協會：〈堅持道教中國化方向五年工作規劃綱要（2023-2027年）〉，《中國道教》2023年第6期，第6-7頁。

② （唐）孟安排：《道教義樞》，第5冊，541頁。本處所援用的義理，均出自（唐）孟安排所著《道教義樞》。此書將道教義理分為三十七條，分別為：道德義、法身義、三寶義、位業義、三洞義、七部義、十二部義、兩半義、道意義、十善義、因果義、五廢義、六情義、三業義、十惡義、三一義、二觀義、三乘義（已佚）、六通義（已佚）、四達義（已佚）、六度義（已佚）、四等義（已佚）、三界義、五道義、混元義、理教義、境智義、自然義、道性義、福田義、淨土義、三世義、五濁義、動寂義、感應義、有無義、假實義。本文認為，其義理可以在某種程度上，

人才培養上，推行「經典研習+實務實踐」雙軌制，要求學員既精研《道藏》等經典，又參與宮觀組織的法治教育，確保道教義理的傳承與發展既符合國家法律法規，又遵循玄門古制。如此，青年道士方能遵循「內明道法，外順世情」的宗旨修行，達到理想的修行境界。

在堅持系統推進道教中國化的前提下，道教義理傳承還需要不斷加強系統性文獻整理與創造性詮釋，使宮觀的日常修行成為「天人合一」理念的生動課堂，再輔以數位化技術助力經典傳播，打破傳統傳播局限，最後讓法治化實踐為教義傳承保駕護航。道教通過這種傳承模式，對內將「經世致用」的智慧融入義理闡釋體系，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度契合；對外秉持「和光同塵」的態度參與文明對話，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「道通為一」的東方智慧，切實推動道教中國化實踐向縱深發展。